



世界文学名著全集

第二卷 俄罗斯文学名著选

# 人世间

(苏) 伊·爱伦堡著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# 人世间

[印度尼西亚] 普拉姆迪亚 著  
冀静 译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 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 
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 
冯国超 主编

---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
(通辽市霍林河大街24号)  
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1633 字数:35100千字  
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:1-500

---

ISBN7-5312-1364-8/I·320

定价:9800元(全138卷)



## 前 言

### 【内容梗概】

《人世间》出版于1980年，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1898年，地点在爪哇大商埠泗水附近的一家荷兰人的大农牧场——“逸乐家场”。主人公明克是一个土著官员的少爷。一天，明克和一位同学应逸乐农场场主的儿子罗伯特的邀请，前去做客。罗伯特的父亲梅莱玛是荷兰人，原是糖厂经理和农场主，后来过起放荡生活，堕落下去；母亲温托索罗姨娘是土著人，14岁被父亲卖给梅莱玛为侍妾，她不甘当白人的玩物，发奋学习，协助经营逸乐农场。她精通荷兰语，聪明能干，曾受教于梅莱玛，有较高的文化素养，梅莱玛一蹶不振以后，她是农场的真正经营者。罗伯特歧视土著人明克，待他十分冷淡。而温托索罗姨娘和她的女儿安娜丽丝却亲切地接待他。明克为安娜丽丝绝世的美貌和温情所倾倒，两人一见钟情，温托索罗也有意促成他俩结合，便邀请明克到家中居住，罗伯特为夺取农场的全部财产，派人谋杀明克和安娜丽丝。幸而温托索罗姨娘早有察觉，他俩在姨娘的忠实管家达萨姆的保护下，才免于被害。不久，梅莱玛在妓院中毒而死。法院传讯温托索罗和明克，欲加图财害命罪于这两个土著人。由于妓院老板的供认，诬陷未遂。明克高中毕业后，立即和安娜丽丝按伊斯兰教的习



俗结了婚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安娜丽丝在荷兰的异母哥哥毛里茨上诉要求继承遗产，并援引荷兰殖民者的法律，不承认温托索罗姨娘的合法地位和明克与安娜丽丝的婚姻。法院以未满 18 岁安娜丽丝没有自主权为由，判处送她去荷兰由毛里茨监护。明克奋起反击，口诛笔伐，揭露法院不公正的裁判，引起骚乱。最后，在军警的弹压下，安娜丽丝被只身遣往荷兰，明克和温托索罗姨娘被禁止去码头送行。

### 【作者介绍】

普拉姆迪亚·阿南达·杜尔（1925— ），是印度尼西亚当代最杰出的作家。他幼年深受家庭民族意识的影响和艰苦生活的磨练。日本占领时期曾在新闻社做职员。1945 年“八月革命”初期，为军中新闻官员。1947 年荷兰发动第一次殖民战争时被捕，1949 年底获释。狱中两年是他创作的旺盛时期。50 年代末参加人民文化协会任中央理事会理事，并兼任印度尼西亚文学协会中央理事会副理事长等职务。1965 年“九·三〇事件”后普拉姆迪亚再度被捕，直到 1979 年底才获释。被关押的 15 年又成为作家的另一个创作旺盛期。

普拉姆迪亚是印度尼西亚独立后最有代表性的作家。前期作品大多以“八月革命”为题材，描写当时的社会生活，对下层人物的命运寄以深切的同情。40 年代末一度受“普遍人道主义”思潮的影响。长篇小说《游击队之家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。“八月革命”失败后，普拉姆迪亚一度陷于苦闷，对“移交主权”后的现实感到失望和不满，写了不少暴露社会黑暗的小说，如中篇小说《贪污》等。

从 1980 年起先后发表著名的四部曲《人世间》、《万国之



子》、《足迹》、《玻璃屋》。这四部曲故事连贯，但又各成一体，是作者被拘禁在布鲁岛的呕心沥血之作。从而奠定了他在印尼文坛的地位，受到国内外文学界的重视。

### 【遭禁经过】

由于作家本人的特殊经历，更由于小说本身在艺术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，《人世间》一出版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小说的第1版1万册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内就销售一空，接着又在五个月内连续再版四次，并迅速被译成荷兰文、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日文等多国文字。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，认为“普拉姆迪亚以这部小说一举结束了印度尼西亚文坛死气沉沉的局面”，证明作者“仍不失为印度尼西亚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小说家”。

但是，小说的内容也受到某些指责和非议，1981年5月，根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检察长发布的禁令，《人世间》在印度尼西亚被禁止出版发行，理由是作者以“娴熟和生动的笔锋，巧妙和隐晦的手法，通过历史素材，在作品中塞进了马克思主义——列宁主义学说”，从而与1966年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第25号决议相抵触。《人世间》的遭禁，引起各界强烈反响，1981年6月5日，国际笔会主席珀尔·瓦斯特勃赫致电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哈托，希望对禁止《人世间》出版发行的决定作出重新考虑。

翰，确实没有什么新奇之处。  
这仍然是一条常走的崎岖小路，  
如今不同，  
它只是把你引向坦途。



## 第一章

人们都这样叫我，明克。

至于我自己的真名实姓……我觉得，目前暂且没告诉你们的必要。这倒不是因为我爱故弄玄虚，而是出于这样的考虑：在别人面前显耀自己真没有多大必要。

我起初是在悲痛欲绝的思念中将这桩人生轶事记下的。她离开了我，不知是永久分离，还是暂时小别。我那时真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下去。前途呵，总是在把人捉弄，简直神秘莫测！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愿意与否，你的整个躯体和心灵，总是要落到它的手里。无数事实已经证明，它是一位残酷无情的暴君。归根结底，将来我也是要去朝见它的。到底它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？是位恶神呢，还是位善神？那是它自己的事情。人们呀，总是一相情愿，到头来事与愿违……

十三年过去了。我又重新翻阅记下的这些只言片语，掺杂梦幻，伴以畅想，细细玩味。终究不假，故事已面目全非，无半点符合我当初的想像。于是，我又重加整理，将事情经过记述如下……





## 第二章

在我这一生中，在我这短暂的一生中，我已经体会到，给我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前景的是科学。

有一次，我们校长在课堂上说：老师们讲授的一般科学知识已十分广博。我们所了解的，所知道的，比他们欧洲的同一年级学生还要多得多。

不用说，我们听了后，一个个自豪地挺起了胸膛。我从来没有去过欧洲，校长先生讲的是否属实我不知道。不过，听起来使人心里感到舒服，老师是不会骗人的，我也就更加相信了。再说，我的所有老师都是在那里受教育、在那里生长的。这似乎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话。我被我的父母托付给了他们。在知识界，欧洲人和混血欧洲人，被认为是荷属东印度最优秀和最有学问的人们。因此，他们是我一定得相信的。

科学知识，这是我从学校里求得的，我也亲身体会到了它的正确性。在生活中，我的变化是它促使的，使我变得与本民族的人有所不同。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，到底我象不象一个爪哇人。因为我这个人，在爪哇生长，学的却是欧洲的科学知识。正是这样一种经历，修成了我爱记笔记的习惯。有朝一日，这种习惯将会给我带来好处。譬如我现在，就从中受益不浅。

其中有一项科学成就，我对它赞叹不已，那就是印刷技



术，特别是其中的照像制版技术。你想想，在一天之内人们就能印刷出几万张像片来，这个多么了不起呀！

伟人像，风景画，新机器，还有美国的摩天大楼——全世界一切的一切，在印刷好的报纸上我都可以亲眼看到。真的是太亏待我们的前人了！他们只能在村子里走街串巷，满足于此。我真该感谢那些为创造新的奇迹而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：五年前在我周围，还没有看到发行印刷的画片。在那时只有木刻或石刻，印出来的画像和真正的实物比差远了。

大量的消息从欧洲和美国传来，报导了当代最新的发明。据说，比皮影戏中我们祖先信奉的英雄们和神仙还要神通广大。火车，那不用牛、不用马、不用任何牲口拉的车，我的同胞亲眼见到已经有十几年了。在他们心中，至今，仍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！从马达维亚到泗水，到达只需要三天的时间。而且还预言，将来只要一天一夜就够了！啊呀，只需要一天一夜！那一个个象房子那么大的车厢，连成长长的一串，装满了货物，满载着乘客，仅仅靠蒸汽的推动就能风驰电掣般地迅跑，真是威风极了！史蒂文森倘若还在世，我见到了他，一定要给他献上一个花环，献上一个缀满兰花的花环。在我的故乡，在爪哇岛上，已经布满了铁路网。在祖国的上空，火车头吐出一道道浓烟，渐渐扩散，最后在云端消失。无线电将世界各地之间的距离缩短了，使人们感到好像近在咫尺。大象和犀牛不再是仅有的大力士了。人们用螺母、螺钉和连杆等做成的机器已经将它们替代了。

在欧洲，人们正在制造一种新的机器，这机器体积更小，力量更大，或者至少可以和蒸汽机媲美。但它不用蒸汽，而是用石油来发动的。最近还流传着这样一则消息：德国人甚至已



经在制造一种用电力发动的火车了。天哪，到现在为止我自己也还没弄懂，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！

人类已开始利用自然的力量来为自己服务了。有人甚至已经在设计一种工具，能像加托卡扎或者像伊卡鲁斯那样使自己在天空飞翔。我的一位老师说，人们干起活来，累得精疲力竭，汗流浹背，只有很低的效率。不用多久，这种状况就要改变，机器将要代替所有部门的工作，毋须人类劳累，每天都可以尽情地玩。他还说，同学们，真幸福呀！你们将要亲眼看到，你们在东印度马上就要开创一个现代化的新时代。

现代化！整个欧洲迅速传遍了这个词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比细菌繁殖的速度还要快。我尽管并没有完全理解它的含义，但是我仍然要请你们允许我暂且借用“现代化”这个词。

不管怎么说，这总是事实，在当今的时代里，人们已经能够在一天之内印刷出几万张像片来，而最最重要的是，其中有一张少女像真叫我百看不厌。她，正值青春妙龄，豪华、美丽，前途无量，有权势，将一切财富拥有，是所有男性追逐的对象。

我的同学们，都在暗地里嘁嘁喳喳地议论着：在世界上的最富有的银行家们也找不到机会去给她献殷勤。那些仪表堂堂、风度高雅的王孙公子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千方百计来回打转地想能获得她的青睐。哎呀，也仅仅是为了能将她的青睐获得而已！

在闲得无事可做的时候，我的两只眼睛总是盯着那张画像出神，想像着将来会怎样怎样。然而，她的地位是如此之高，离我是如此之远！从泗水出发，大约有一万一千或者一万二千里的路程。需要坐一个月时间的船，要经过两个大洋、五个海



峡和一条运河。即使这样也不见得能见到她。因此，我内心的这种感情，我不敢向任何人表露。我想，人们准会嘲笑我的，说我是个疯子。

爱在私下传播消息的那些人还说，有时邮局还收到寄给那位遥远而又高不可攀的少女的求婚信，但没有一封能够寄到她的手里。我倘若也发发神经病，鼓起勇气，给她写求婚信，恐怕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。邮局的工作人员们肯定会把我的信给扣下，因为他们还想把她留给自己哩。

我和人们追逐的这位少女同年：十八岁。我们两个人出生在同一年：1880年。这四个阿拉伯数字有一个像一根木棍，其余三个都像弹球似的，尽是圆圈。我们也有一样的出生月份和日子，都出生在8月31日。如果说有区别，那就只是出生的时辰不同，还有性别也不同。我父母并没有为我记下落地的时辰，她是在哪一个时辰降世的我也不知道。性别又是怎么个不同法呢？那就是说，我是男的，而她是女的。说实在话，那拿不准的出生时辰如果真要核实，也是件伤脑筋的事。至少有这么一道难题不好处理：当我故乡的大地正被夜幕覆盖的时候，她的国家正是红日高照；当她的国家黑夜笼罩之际，我的故乡却正沐浴在赤道烈日的光焰之中。

我们相信那占星学，我的老师马赫达·皮特斯不许。她说，那纯粹是胡说八道。她还接着举了一个例子，说：“托马斯·阿奎纳斯曾经观察过两个人。他们出生在同年、同月、同日、同时，甚至在同一地点出生。”她一面说，一面伸出一个食指在我们面前比划着。“这是占星学闹出的一个大笑话！他们两人的命运迥然不同，一个是大地主，而另一个正巧就是这个大地主的奴仆！”



是的，我本来就不信那用时辰八字来算命的占星学。它叫人怎么能相信呢？因为它从来就不能指导人们去取得科学的进步。倘使它真有道理的话，那就由它完全摆布我们好了，其它事情，我们不用去管。问题是，从来它就没有预言出那位少女是谁，她在什么地方。我想占星学是永远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预言的。我有时闲得无聊，也曾为自己命运去占卜过。占星家翻来覆去地看着那张算命天宫图，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地把嘴巴张开，露出两颗金牙，说：“先生如果善于耐心等待的话，那您一定能……”这样的话假如是自己的理智是我更相信的。耐心等待，即使我用全人类的耐心来等待，我也不可能有机会见到她。

科学和理智我更相信。无论如何，它们总还有固定的准则供你遵循。

罗伯特·苏霍夫——我在这里不愿意叫他的真姓名——连门也不敲一声，就走进了我的宿舍。他看到我正在凝眸端详着那张少女画像出神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我一时羞愧难言，窘态百出。更缺德的是，他竟这样大声地嚷嚷起来：“啊呀呀，我们的女性崇拜者呀，你这个小流氓、老色鬼！你这只癞蛤蟆又在梦想吃哪一块天鹅肉啦？”

我完全有权把他撵走，然而，我没有那样做。

“去去去！”我对他嗤之以鼻。“谁敢断定我就不会有那么一天呢？”

“占星学能预测一切，你自己的命运就是预测不了……”和往常一样，他说着，给我做了个鬼脸。

读者们，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吧，他是我的同学，在泗



水市高中路荷兰中学上学。他长得比我魁梧高大。他是混血儿，血管里也流着我们土著民的血液，至于有多少滴，那就天晓得了。

“不要那个，那个你别去想，”他低声地哄骗着我，“也有一位美丽的仙女在泗水，举世无双，比那像片上的长得还要漂亮。你老看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呀？那只不过是一张美人画罢了！”

“漂亮？你说是什么意思是漂亮？”

“你不懂得什么叫漂亮？定义你不是早下过了吗？部位得当，身段匀称，再裹以丰满的肌肉，这就叫做漂亮。”

“不错，”我顺着他说。这时，我已不再感到羞涩了。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？明亮闪光的眼睛，柔嫩细腻的皮肤，善于哄人的嘴巴。”

“你又作了修改，特加上了‘善于哄人的嘴巴’。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那嘴巴应该尖声吼叫，或者骂你一天到晚才好！挨骂其实也没关系，只要委婉动听就行，对吗？”

“去去去！靠一边去！”我不再让他说下去了。

“你再听我说一句那，你如果真是一位好汉，名副其实的女性崇拜者，那你就跟我到那里去逛一趟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本事。没准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光会耍嘴皮子的牛皮大王。”

“我要做的事还多着哪！”

“哈哈，没上场就胆怯啦！”他嘲笑我说。

这话我听了很生气。罗伯特·苏霍夫这几年在荷兰高中里学了些什么我深知。他尽琢磨着怎样欺负别人，小看别人，贬



低别人，把别人作弄。他以为他了解我的致命弱点：我身上没有欧洲血统。看样子，他真的在布置什么圈套要作弄我了。

“好吧！”于是我回答说。

以上是几个星期以前发生的事，那时新的学年刚刚开始。

整个爪哇岛，说不定是整个荷属东印度群岛，现在都在进行着热烈的庆祝活动。荷兰的二色国旗到处飘扬起。那位漂亮的少女、众神追求的天仙，如今登上了王位。她就是维尔赫米娜女皇。她现在已经成了我的皇上。而我，却是她的臣民。这就跟马赫达·皮特斯老师那天谈论托马斯·阿奎纳斯的事情一模一样，真是无独有偶。照占星学的说法一个人的命运，由出生的年月日所决定。她被推举为女皇，而我却被贬低为她的百姓。甚至，世界上还有我这个人存在根本我的那位女皇就不知道。倘使她比我早出生或晚出生一两个世纪，那肯定我的心不会像现在这样感到如此难受

在东印度这一边，这一天是 1898 年 9 月 7 日，星期五。在荷兰那一边，却是 1898 年 9 月 6 日，星期四。

女皇的登基，学生们在发疯似地庆祝着。他们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如演出、比赛、欧洲人的工艺及风土人情展览，还有棒球足球、以及其它体育活动等等。这一切，没有一样能够吸引我，我对体育活动向来不感兴趣。

在我周围是一片热闹景象。礼炮声轰轰隆隆。大街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，仪仗队演奏着庄严的礼乐。仍有一种难受的感觉在我心中。因此，和往常一样，我到隔壁邻居冉·马芮那里去稍坐片刻。他是一位法国人，他只有一条腿。

“明克，您好，有什么好消息？”他用法语跟我打招呼，我用法语来回话：“有。冉，我给您订了一点活，是一套家具。”



我把订户选定的图样交给了他。

他仔细地看了看，微笑着十分高兴，说：“就这样定了吧。我马上估算一下价钱。至于雕刻我准备采用扎巴拉县的图案。”

“明克少爷！……”在隔壁我的房东女主人呼叫着我的名字。

我透过窗户看到戴林卡太太在向我招手。

“再，我走啦。没准这位啰嗦的太太给我送蛋糕来了。您别把交货日期拖得太久了，再。”

我回到家里，没见到有蛋糕，看到的却是罗伯特·苏霍夫。

“走吧，”他说道，“现在我们就出发吧！”

一辆有弹簧装置的新式马车已经停在门口。我们登上马车，马儿开始奔跑起来。车夫是一位年纪不小的爪哇人。

“这辆马车的租金显然要比一般的马车贵得多啰？”我用荷兰语问着。

“明克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这不是一辆普普通通的马车，有弹簧装置在上面，走起来不会咯吱咯吱作响，也许是本世纪末最考究的一种马车，那弹簧说不定比整个车身还值钱呐。”

“罗伯特，我信。跟我讲讲怕什么的，现在我们要去哪儿，罗伯特？”

“去到一个地方，有一位天仙在那里，小伙子们都巴不得能够得到一张请贴。你听着，明克，我真走运，从她哥哥那里我得到了一张请贴。除了我以外，谁也没有被邀请到那里去过。”他用大姆指指着自己的胸脯，又往下说：“听着，她哥哥与我碰巧同名，也叫罗伯特……”

“是呀，叫罗伯特的人现在可不少……”

他没有理睬我，而是继续往下说：“……他我是怎么认识





的呢？与他也就是在足球比赛中交上了朋友。他家的牛生了几头公牛，不想要了。这对我来说，可是最最要紧的东西。”他说完瞥了我一眼。

“公牛？”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

“我是说，宰了能吃肉的公牛。这个是我的问题。你的问题嘛……”他咂巴咂巴着嘴，两只眼睛直盯着我不放。“你的问题嘛……，那当然罗伯特的妹妹啰！好哇，我们要看看，你这个女性崇拜者，你这个男子有多大本事。”

弹簧马车的铁轮子碾着石头路面，发出了咔哒咔哒的响声。大路从克朗甘经布老兰直通沃诺克罗莫。

“咱们一起唱支歌吧，明克，瞧瞧瞧，来来来，胜利了！……”他在嘈杂的车轮声中向我挑逗着。“哈哈，瞧现在你这副样子，脸都变色啦！你再也不相信你自已有多大本事了吧，哈哈！”

你呢？你干什么不把什么都抓在你自己手里呢？干嘛你不仅吃了牛肉，又要那天仙呢？

“我吗？哈哈！至于我自己，只有那纯欧洲血统的姑娘才配得上我！”其实，罗伯特·苏霍夫也是出生在东印度的混血儿，充其量也就算个欧洲混血儿而已。我在这里，还要再一次提醒你们，我用的并不是真实姓名。不仅他的母亲是个混血儿，而且他的父亲也是个混血儿。他母亲快要生他的时候，匆匆忙忙地要把他带到丹绒卑叻去。荷兰的范·黑姆斯科尔克号船正巧停泊在那里。他们登上了那条船。没等他们来得及上岸，他母亲就把他生在了船上。所以，他并不是荷兰人。他只是获得了荷兰的国籍。因此，他也和犹太人获得了罗马国籍一样，总以为自己要比他的同胞兄弟们高出一等。他不承认自己